



七叶一枝花

短篇小说集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七 叶 一 枝 花

(短篇小说集)

題 非 人 名 世 國 社

七叶一枝花
(短篇小说集)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11月第1版
1972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10106·644 每册 0.16 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七叶一枝花.....	长阳县文艺创作组(1)
召唤.....	鞠宇东(10)
小马和他的老师.....	王东汉(22)
山村女会计.....	丁永淮(36)
种子问题.....	易群 克非(46)
碧云湖上.....	冶 文(58)
新学员.....	牧 斌(68)

七 叶 一 枝 花

长阳县文艺创作组

赤脚医生张思群，
千里送药找亲人，
合作医疗新风展，
一心要学白求恩。

这首歌，说的是鄂西山区天台公社向阳大队的赤脚医生张思群千里送药，“群英会”上见亲人的故事。要知故事来历，话要从头说起。

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彩霞照得天台山上通红通亮。社员们愉快地从田间收工回来，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妇女，短头发，圆盘脸，红光满面，脚穿稻草鞋，头裹白包头，身背保健箱，肩扛铁锄头，英姿飒爽，朴实敦厚。这就是在创办合作医疗中大队党支部培养的赤脚医生张思群同志。思群刚刚走到大队卫生室门口，忽然听说山下生产队的贫农李大娘因抢救集体的耕牛摔伤了，土药房的卫生员正在抢救。她丢下锄头，抢时间，抄近道，一个跑步赶到了山下土药房，仔细一看，伤势很重，需要送到大队卫生室抢救。她和卫生员正准备抬李大娘上山，忽然“嘟嘟！”“嘟嘟！”从山

顶开下来一辆解放牌卡车，思群一招手，汽车停了下来。“司机同志！有位贫农老大娘因抢救集体的耕牛摔伤了，要赶快送到山上卫生室去抢救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？”司机一听，二话没说，忙将汽车倒过头来说：“上车吧！”医生和病人坐在驾驶室里，只见那汽车弯弯拐拐，拐拐弯弯，三十三道回头线，一个快速开上了天台山顶。思群和司机忙将病人抬进卫生室进行抢救，司机站在一旁，两眼随着思群同志的敏捷动作而转动。好一个赤脚医生，她大胆沉着，眼疾手快，消毒止血，缝合固定，动作干净利索，满头大汗顾不得揩，摆头汗珠如雨洒。可当从保健箱里取出一根根又青又绿的药草后，突然楞住了。司机忙问：“是药不好吗？”思群说：“不是，这‘见血飞’、‘大走马’，外加这‘七叶一枝花’，都是治疗跌打损伤的灵丹妙药。”她边说边想，想起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纪念白求恩》，那一字字，一行行，金光闪闪照心房。只见她拿起一瓶盐水倒进口中，接着又用酒精刷牙。司机大吃一惊：“医生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思群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消毒，杀菌。”“什么？消毒杀菌！唉！我看你可忙昏了，病人的伤口要消毒杀菌，可你怎么把盐水、酒精弄到自己口里去了呢？”思群说道：“我们这儿的草医有句俗话，‘草药嚼得细，外敷更有力’。可要是把口腔的细菌传入病人的伤口，那就有危险了。”啊！原来她是准备为病人嚼药进行口腔消毒。思群说着，把一株株怪苦怪苦的药草塞进口中，屏住呼吸，皱着眉头，嚼呀！嚼呀！嚼得又细又绒。这真是苦在医生口，凉在病人身，合作医疗制度好，阶级兄弟心连心。经过一番抢救，病人脱险了。

“好！医生同志，我该走了。”司机说。“啊！你为抢救病

人开回头车，现在又开夜车，那怎么行啦！”医生和病人怎么也不肯。“我是装的支农物资，今天误了时间，必须连夜赶到。”“支农物资？好吧！那你就走吧！谢谢你，司机同志！”

汽车发动了，司机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转过头来说：“医生同志，有位老工人患癌症，托我买点‘七叶一枝花’，卖点给我行吗？”“不凑巧，刚刚用完，我明天上山去采，给你留着！”司机说：“行啦！以后再来。”“嘟嘟！”两支照明灯，一射几里远，汽车沿着公路飞奔而去。

思群目送汽车远去，回到卫生室，继续护理病人。这时，她才象忽然想起似的，对病人李大娘说：“啊！李大娘！这司机叫什么名字，是那个单位的，我忘了问啦！”大娘说：“哎呀！我也忘了打听！”“大娘，不要紧，以后他还要来拿药的。”说着说着，大娘安静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思群医生吃过饭，准备行装要上岩落峰采药。她手拿一根长竹竿，身背一条大麻绳，脚着一双草鞋，浑身裹得紧扎扎。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攀登险峰的老行家。山羊能走的她能走，老鹰敢落的她敢攀，她丈夫从不为她攀越悬岩担心。可这次听说思群要上岩落峰采药，却有些不放心的。“孩子他妈，你可记得这几句古话：‘天台山上的岩落峰，上粗下细倒挂的钟，谁要上去把药采，棺材先停堂屋中’。”“孩子他爹，你可记得这样一个传说：‘七叶一枝花，百病一把抓，长在岩落峰，痈疽最怕它。’现在有一位老工人患癌症，急需这味草药治疗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’。”

思群说罢，转过身来高声喊道：“卫生员！我们走！”只见

这两位“半边天”飞身而去。她们越陡岩，攀天险，不到中午的时间，“七叶一枝花”采回来了。社员都纷纷围了拢来说：“思群啊！大家为你们流了一把冷汗啦！”这时候，业余宣传队的同志们立即编了一个快板：“打竹板，刮达刮，听我来把英雄夸，说的是赤脚医生胆子大，敢和阎王去打架，岩落峰顶摆战场，采回‘七叶一枝花’。”

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李大娘的腿子完全治好回家了，可是，还不见司机来取药。思群仍然惦记着老工人的病情，她想：“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，来到中国，难道我就不能把药给司机送去？一定要送去！”提起送药，思群医生在本地给病人送药倒是常事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可给这位司机送药，一不知姓名，二不知单位，三不知车号，真是一问三不知，怎么送呢？她想：司机是一年四季在外面跑的，我来个见汽车就拦，逢司机就看，总会把他找到的。

这一天，思群正在田里劳动，忽听远处传来一声“笛笛！”她直起身来一看，只见前面开来一辆汽车。她急忙拿起“七叶一枝花”，一个箭步，飞上公路，手一抬，汽车停了下来。没等司机询问，思群医生先开言：“我要看看司机，给司机送药！”那司机热情地应声道：“啊！你是天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张思群同志，谢谢你给我寄的药方，我的病已经好了，现在一不头昏，二不发烧，预防药自己也带的有。谢谢你，再见！”思群医生刚刚放下“七叶一枝花”，拿起锄头下田去了。不一会，又听得“嘟嘟！嘟嘟！”一下开来十辆汽车，仔细一看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解放牌卡车，思群医生心想：这回可有点希望了！她丢下锄头，两腿快如飞，象燕

子般的追了过来。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，“嚓”——来了个急刹车，可思群同志两腿刹不住，超车一丈六。司机待她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你要搭车吗？”“不！我要看看司机！”她看了前车看后车，不是，不是，都不是。最后一台车的司机想着：“这个女同志真是开玩笑，好！你会开玩笑，我也不含糊。”随即跳下车来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要检查我们的执照哇？”“不，我是要看看司机。”“这有什么好看的！工人阶级爱朴素，艰苦奋斗是传家宝，身上糊得油腻腻，象个打棕佬。”说得思群烦不是笑不是：“我那里是看这些呀！我要找一位要药的司机！”“啊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误会了，我们都没病，都不要药，谢谢你！”“嘟嘟！”十辆汽车全开走了。

思群想：“这个办法不行啦！要是那位司机来到天台山，他一定会自己来取药的，再说，这样的找法也会影响司机行车。”她失望地回到田间去了。刚拿起锄头，一个社员喊：“思群医生！那边又来了一辆卡车，好象是要药司机的车。”“我不看了。”“怎么！没信心了？”“不，我明天要到县城去买银针，城里车多司机多，找到要药司机的机会也就多了。”

第二天思群医生来到县城，眼看汽车象穿梭，都在争分夺秒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奔忙，怎么找呢？她想：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单枪匹马，孤军作战是不行的，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。于是他向县革委会反映了这个情况，一位同志十分热情地说：“我们一定帮你找到这位司机！”说罢拿起电话就联系：“喂！请告诉交通局、汽车站、各车队，有没有一位要买‘七叶一枝花’的司机，明天将情况告诉县革委会！”第二天一碰情况，一共询问了八十八个司机，可都不是要药司机。这一下

她可有点作难了，县革委会的那位同志鼓励她说：“别急，没有询问到的司机还多呢！”思群心想：“是呀！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世界上怕就怕“认真”二字，共产党就最讲“认真”。’我一定会找到他的！”她告辞了那位同志，准备回乡。来到汽车站，见候车室挤了一屋子人，有的在看书看报，有的在聊天。她想：“遇事都要走群众路线，我能不能去造点舆论，让大家都帮忙打听打听？对！就这么办。”于是，她手拿七叶一枝花，走进了候车室。“同志们！现在全国都在实行合作医疗，广泛利用中草药治病，借此等车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一味中草药——七叶一枝花。自古道：‘有人识得七叶一枝花，身上的百病一把抓’。”

思群几句生动流利的语言，象一块吸铁石把旅客们吸引住了，一个个围了拢来，候车室里鸦雀无声。她抓紧时机向大家介绍了寻找要药司机的事情。站在她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，跳了起来高声喊道：“同志们！原来她就是天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张思群同志！”刹时，巴掌声、“向思群同志学习”的口号声，压倒了来往汽车的马达声。等车的人们纷纷表示要为她找到要药司机助一臂之力。其中有一个青年工人说：“我们矿里司机倒多，就是没有听说哪个要药，只有一位要买‘七叶一枝花’的老工人。”思群一听急忙打听道：“请你说详细点！”“好，县西十里井巷老工人张有志……哎呀！车来了，等我出差回来再帮你打听打听……。”

思群那能等得住呢！她车也顾不得上了，转身出门大步流星地赶到了井巷。在门房一看，只见一位白发老人，皱纹满面，穿着一套工人服装，戴着一副老花眼镜，正在聚精会

神地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思群急忙上前打听：“大伯，你这大年纪还没休息？”“那里，患了癌症不能干重活，帮忙管管收发也好哇！”“大伯你叫……”大伯接着说：“我叫张有志，弓长张。”“张大伯，你托一位司机给你买过药吗？”大伯想了想说：“有过此事，那是武汉的一位司机路过这儿，在我这儿吃茶，闲谈中他说他父亲患癌症要买什么‘七叶一枝花’治疗，我顺口托他代买的。”思群一听真是“前脑壳蒙着后脑壳笑”，比找到要药司机还要高兴，她急忙拿出药来说：“大伯，‘七叶一枝花’给你送来了！”大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：“这——这！”思群接上一句，“这是那位司机给你送来的。”大伯说：“你看，连他的名字我都不晓得，这事我自己也忘了，可他还记在心上。请问，这位司机呢？”思群说：“大伯，我也还没找到他哩！”“同志，你是……”“我是天台山上的赤脚医生。”“好啊！你们真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医生、好司机哇！可这‘七叶一枝花’要先给司机同志呀！”“大伯，你先服下，司机需要的我负责送到他手里去！”思群说罢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思群回到家里，等了一天又一天，还是不见司机来拿药。一天，她正提笔给武汉汽车站写信询问，大队党支部书记前来通知她说：“思群同志，县委批准你出席省先进经验交流会，马上准备出发。”思群一听，又惊又喜，喜的是武汉三镇汽车多，借此机会好送药。她带上红宝书，挎起一包药，坐上班车赶到县里去集合。人们听说思群医生来到县里，这个来恭喜，那个来祝贺。有人问她到那里去，她说：“我到武汉去送药。”

思群医生来到了武汉，眼看那大车、小车、火车、电车，

这车、那车川流不息。大车、小车见面总要按一下喇叭打个招呼，她说：“这些司机真亲热啊！喇叭叫的多有阶级感情罗！”大家没听说过吧，汽车喇叭还能叫出阶级感情来！思群说：“你听，这个车‘哆哆！’那个车‘叭叭！’照我听好象喊的‘哥哥、姐姐’哟！”同志们，这那里是喇叭叫出的阶级感情呢，分明是思群同志从内心发出的阶级感情。

一天，她同代表们欢聚在群英大会堂，心情十分激动，只听得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：“下面是来自鄂西山区天台公社向阳大队的赤脚医生张思群同志发言。”她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台去，大大方方地讲开了：“首长们！同志们！我可没有什么好讲的，给大家讲个‘七叶一枝花’的故事，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，附带也请大家帮忙找一位要买‘七叶一枝花’的司机。这司机可难找呀！我先后询问司机九十九，如今还是没落头，哎！说来话长啊！……”她讲着讲着，台下代表中突然站起一个人来，高呼：“向张思群同志学习！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胜利万岁！”只见此人大步走上台去，握住思群同志的手直摇，思群医生仔细一看，原来此人就是帮忙抢救李大娘，要为老工人代买“七叶一枝花”的好司机。她高兴得跳了起来说：“可把你找到了！给你——‘七叶一枝花’！”司机同志说：“不，请你带回县里去先给一位老工人同志……”思群说：“是不是县西十里井巷老工人张有志大伯？”“对呀！我就是给他代买的。”“司机同志，老工人需要的我早已给他送去了，这是你父亲需要的‘七叶一枝花’！”这时，台上首长插话了：“这不是‘七叶一枝花’，这是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、合作医疗制度开放的一朵大红花！”台下再一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代表们都张着两只耳朵，想听思群医生继续讲下去。这时候，思群同志高声说道：“首长们，同志们，‘七叶一枝花’的故事到此结束！”

召 唤

鞠 宇 东

一

事情也巧，魏华在新集一下汽车，便遇着了新集东头的秦大妈。

一年前，秦大妈的儿子秦玉焕和魏华在一个连，后来调到营部当了书记。魏华知道，他十天前回家探亲来了。

“大妈，玉焕呢？”魏华问。

秦大妈用手一指：“这不，刚才搭晚班车走啦！”

“哪去啦？”

“回部队！”

“回部队？！”魏华一惊。他知道，玉焕的假期还没有满。

秦大妈从怀中掏出一份电报，递给魏华，说：“这是中午接到的，你看看！”

魏华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有任务，速归队。”“速归队！”他心里一震，就匆匆告辞了秦大妈，向新集西头的邮电所奔去。

邮电所只有一个女同志值班。魏华走上前去，急切地问：“同志，请你查一查，有我的电报没有？”

显然，魏华的情绪感染了女值班员。她打量着面前这位陌生的解放军。她见魏华拎着提包，背着挎包，风尘仆仆，看出是从部队回家探亲的。忙反问道：“同志，您家是……”

魏华脸红了，后悔自己太冒失。连忙说：“啊，请你查一查，有魏湾大队魏华的电报没有？”

女值班员笑笑，起身进里屋去查看收报记录。不一会，她出来了，虽说嘴角仍然挂着微笑，但语气却似乎带点歉意：“同志，没有您家的电报。”

“好，谢谢！如果我们部队来了电报，请马上通知我。”

魏华的嘱咐是多余的。他不知道，这新集邮电所是个先进单位，信件、报纸、包裹等等，从来都是准确、迅速地投递；至于电报那就更不用说了——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送。

出了邮电所，魏华心中忐忑不安。他本以为自己是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可是两条腿却身不由己地向新集车站走去，脑海里反复翻滚着刚才那份电报……

按说，电报是拍给秦玉焕的，与他并不相干，也用不着牵肠挂肚。可是他不，偏偏放心不下。照他看来，既然是部队“有任务”，自己的连队就可能要行动，秦玉焕在营部，自己在连队，很可能是自己的电报晚发了一个时候。他估计，要么晚上，要么明早，自己肯定也会接到通知的。当然，连里干部都在，他这个副连长不回去也照样拉得动，开得出。但是，他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，自己在战斗行列中所占的位置。革命战士的一切行动，是和党的任务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紧连在一起的。一步不对，同样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……

他忽然想起这样一段往事：那还是他当班长的时候。一

次，他带领一个小组，冒着风雪，前往离驻地三十里远的锁林镇执行遣送任务。到达当地机关，已经是深夜十点了。机关同志要留他们歇一晚，他们担心连队有新的战备行动，连夜冒雪返回了驻地。正巧，次日拂晓，连队接到命令，要求齐装满员开赴青松岭……。今天，连队所面临的，大概是同样甚至是更重要的任务吧！

这时候，魏华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伟大声音：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”。他觉得，自己已经听到党的召唤了，没有必要再等部队来电报。于是，下定决心：立即归队！

魏华来到车站前，不由自主地朝公路两头望了望。然后，放下提包，迅速从口袋里掏出车船时刻表——中间有一插页，记着从新集和县城到江埠的车船班次。这是他为了防止突然情况，在江埠候车时抄下来的。他反复搜寻着……停了一会，又慢慢地把本子放回了口袋。

是啊，如果天色早，魏华可以在这里马上搭车返回部队去。可是现在不行了。新集今天没有车、船发出了。魏华想：要到梁城方面去，最快也只能搭江埠明天上午九点十二分的那次“直快”了。不如索性把带的东西先送回家，吃过晚饭，来一趟四十里的夜行军，赶县城深夜四点钟的船，天亮到江埠……

就这样，魏华给自己制订了一套听从召唤、马上归队的“行动方案”。

不过，这套“行动方案”的一部分，后来被他母亲打乱了。

二

八月的南方，够热的。尽管夕阳西下，晚风渐起，魏华